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成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證法

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衛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案宣元年夫入婦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此始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衛爲質於楚公衛成爲子也經稱爲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也

有成長之男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辛酉葬

我君宣公無冰

無傳周二月今之十

疏

注周二至

冬溫 正義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彼春無月則是竟春無冰此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穀梁傳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然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杜言今之十二月者見此意也冬而無冰是時之失故書之記冬溫也 三月作丘

甲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

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畿重斂故事

疏

注周禮至故事

正義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

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然則杜之此注多是司馬法文而獨以周禮冠之者以司馬法祖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言此是周之禮法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注論語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與此不同者鄭注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緣邊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六十四井案鄭注小司徒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鄭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摠衛竟內之兵案此一車甲士步卒摠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大

影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必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入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此言四丘爲甸並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轂一乘耳甸即采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爲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於常議其重斂故書之也穀梁傳曰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丘作甲非正也其意以爲四邑爲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故譏之今左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重斂之

事傳無明文而知必異穀梁以爲女作甸甲者以傳云爲齊難故作丘甲以慮有齊難而多作甲兵知使丘爲甸甲而倍作之也士卒牛馬悉倍於常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餘斂充之耳非作之也譏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此時亦應然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

敵故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晉地

秋王

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

不言戰三者至尊天

敗地而書茅戎

冬十一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平文十七年郊垂之

得唐嘉與瑕
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

單襄公王卿士
謝晉為平戎

劉康公徵戎將遂伐之

襄公三季二也戎
工遠欲要其無備

叔

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

叔服周
內史

背盟不

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

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
氏茅

戎之

疏

注康公至無備

正義曰宣十年經書王季子
來聘傳言劉康公知即王季子也傳言平戎于

王戎必遣使詣周受平但康公要戎者非要戎平還之使
單使來平不足伐也欲伐其國耳以未平之日設備禦周
今既平矣戎必無備要其無備將遂往伐之故下云遂伐
茅戎起兵伐其國也敗績于徐吾氏正義曰敗于徐

吾之地也茅戎已是戎內之別徐吾又是
茅戎之內聚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之處
為齊難故

作丘甲

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
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聞齊將出

楚師夏盟于赤棘

與吾盟
惟齊楚

秋王人來告敗

解經所以
秋乃書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宇

治宇
城郭

具守

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

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

我也

同共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逞解也為
二年齊侯

伐我
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

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出曰敗六月癸酉季孫行

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王

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疏**注魯乞至齊

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鞌齊地**地**正義曰
此云盟主之令故不從與謀釋例云乞師不得從與謀所
以不同者以事得兩通故互言之魯曰於聘與盟會雖二卿

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
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
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書曹公子首者釋例曰公侯伯子男
及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等差當春秋時漸以變改是
故仲丘丘明據時之宜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也命者
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
皆以卿禮書於經衛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鄆之
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
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遍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
與於盟會戰伐甚多唯曹公子首得見經其餘或命而禮
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

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袤婁

穀梁曰鞏去齊
五百里袤婁去

齊五十里

疏

注穀梁至十里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選
且鞏已足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

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經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八
例土地名鞏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

月壬午宋公鮑卒

未同盟而
赴以名

庚寅衛侯速卒

宣十七年盟于斷道
據傳庚寅九月七日

取汶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書取
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疏

注晉使至言歸
直書取哀八年齊人歸謹及闡此不言齊人歸者不

正義曰晉使齊還魯魯不用力故

以好得非齊歸
我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

子重不書
不親伐

疏

注子重不書不親伐

正義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注
云子玉稱人從告此云子重不書不親伐者彼以路遠或

當不以實告此傳言侵衛遂侵我道路既近告當以實經
傳皆言楚師例是將卑師衆故以爲子重不親伐所以弘

通其
義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與

大夫會不貶嬰齊者

疏

注公與至君故正義曰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公侯則貶

之而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嬰齊會公計亦應貶而不貶者爲其會有蔡許之君蔡侯許男與公相敵嬰齊不與公敵故不貶也傳稱孟孫賂楚楚人許平即云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凡會且盟者必先會而後盟盟時蔡許在列會時必亦在焉以二君乘楚車謂之失位經雖抑而不書會時其身體實在且二君與楚同行無容不列於會故知二君在會嬰齊不敵公也或以爲於時兵將嬰齊爲主蔡許爲王左右隸屬嬰齊則二君卑於嬰齊何由得與公敵斯不然矣征伐以主兵爲先盟會以尊卑爲序春秋之常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旣稱人必非貴者爲其主兵猶序於上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於時晉爲盟主召

諸侯使集會而趙盾猶序於下文不先諸侯則知此時行兵楚爲其主會則蔡許在先故二君自敵公明嬰齊不敵公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趙武不書尊公也於是衛侯會之然則時有衛侯猶貶趙武者於時衛侯雖往晉將執之不得與會而趙武故公故貶之也彼傳又曰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之於會已執其卿衛侯如晉晉即執之明其不得與會公無所敵故趙武敵公與此異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

于蜀 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

也 疏 注齊在至惡也 正義曰諸會盟同地而間無他事者例不重序其人此會盟別序者前會之時唯

公會楚耳蔡許從楚而行唯應蔡許在列秦宋以下諸國未至會盟人別故別序也諸征伐會盟實卿而貶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實是大夫而本合稱人者則傳皆言大夫此傳鄭公子去疾以上言其名氏則皆是卿也齊國之大夫則實是大夫故齊在鄭下爲非卿故也傳曰卿不書置盟也謂置盟之故并貶楚卿楚卿於是盟上始與中國相準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舊說亦隨文強生善惡之狀混漬無已其不能得辭則皆言惡蠻夷得志然當齊桓之盛而經以屈字蔽之若必有貶非抑楚也此乃楚之初興未開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同異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春秋亦未以存例也楚之熊繹始封於楚辟在荆山葦路藍縷以處草莽不王焦遠始居江漢之間然未能自同於列國故經稱荆以系蔡師稱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擡其君臣至於魯僖公稱楚人而班次在於蔡下僖二十一年魯僖公與王之世其書四列於公侯會于孟楚之君臣也魯國列然於魯多參錯至魯

成二年楚公子嬰然乃具列傳曰不書置盟也兼為
楚臣示例也自述以上春秋未出入然自此以下褒貶之
義可得而誌之也兼為通示例者解傳言置盟之
意傳言卿不書置盟言諸侯之卿不書置盟言楚卿亦不
書是兼為
楚卿示例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

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攻龍門也

龍人囚

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

封竟

弗

聽殺而膊諸城上

膊磔也

齊侯親鼓士陵城

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

衛

侯使孫良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侵齊與齊

師遇

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寧相寧俞子

石子欲還

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

君何

言無以答君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

不如戰也夏有

闕文矢新

石成子曰師敗矣

子不少須衆懼盡

成漢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逃故成子欲使須救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

也隕子辱矣

隕見愈獲

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於我

此止齋
齊師

且告車來甚衆

新築人孫孫子
改善晉令軍中

齊師

乃止次于鞠居

鞠居
前地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孫栢子栢子是以免

于奚守新
築大夫

既衛人賞之

以邑

賞于
奚

辭請曲縣

軒野也周禮天子樂官縣
四縣諸侯軒縣南方繁

纓以朝許之

繁纓馬飾皆
諸侯之服

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
服名

辭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名位不愆
為民所信

信以守

器

動不失信則
車服可保

器以藏禮

車服所以
表尊卑

禮以行義

算甲有禮
各得其宜

義以生利

得其宜
則利生

利以平民政之

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弗可止也已

疏

注膊磔也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

正義曰周禮

鄭玄云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
方言云膊曝也

注取龍至未聞

正義曰外取內邑非

魯之罪無所可諱而此獨不書故杜云其義未聞賈逵云
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耳案楚子滅

蕭嬰齊入莒皆殺楚人而經不變文以加罪此何當改文
以諱惡也哀八年齊人取讎及闡以淫女見取猶尚書之

此殺敵見取何以當諱知諱義不通故不從也 皆不對
正義曰子者指斥孫子其言並告諸將言皆不對者孫子

與甯相向舍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乃專與孫子言耳
注于奚守新築大夫 正義曰大夫守邑以邑冠之呼爲

其人孔子父鄰邑大夫傳稱鄰人純論語謂孔子為鄰人之子即此類也 注軒縣至南方 正義曰周禮小胥正

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衆云官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官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鄭玄云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省虛者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是先儒皆以闕南方故曲也家語說此事云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王肅云軒縣闕一面故謂之曲縣 注繁纓至之服 正

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以祀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樊纓七就異姓以封革路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鄭玄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彩屬飾之就成也玉路十二成金路九成象路七成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而三成木路以淺黑

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亦五成是言天子諸侯樊纓之飾繁即繫也字之異耳巾車又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緹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其飾皆無樊纓是繁纓爲馬之飾皆諸侯之服也案儀禮旣夕士薦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轅木轅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又干奚所請故云諸侯之服且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輅士喪禮爲送葬設盛服耳皆非正法所有也仲尼至止也已正義曰仲尼在後聞之曰此曲縣繁纓可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車服之器與爵號之名不可以借人也此名號車服是君之所主也名位不愆則爲下民所信此名所以出信也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此信所以守車服之器也禮明尊卑之別車服以表尊卑車服之器其中所以藏禮言禮藏於車服之中也義者宜也尊卑各有其禮上下乃得其宜此禮所以行其物宜也物皆得宜然則是利生焉此義所以生利益也利益所以成民此乃政教之大節也若以名器借人則是與人政也政教旣亡則

國家從之而亡不復可救止也已言利以平民者平成也
每事有利所以成就下民使國益民皆是利也此以曲縣
繁纓與人假人器耳名孫栢子還於新築不入
器俱是可重故并言名

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

主卻獻子

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栢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

自詣卻克故不書

晉侯許之七百乘

五萬二千五百人

卻子曰

此城濮之賦也

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有先君之明與先

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不中

為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

六萬人

卻克兄將中軍士燮

佐上軍

范文子代荀庚

樂書將下軍

代趙朔

韓厥爲司

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

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

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

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不欲使韓氏獨受謗

師從齊

師于莘

莘齊地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

靡笄山名

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詰朝平旦

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

大國謂齊敵邑魯衛自稱

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

無令輿師淹於君地

輿衆也淹久也

能進不能退君

無所辱命

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

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桀石以投人

桀擔也

禽之而乘其車

既獲

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

繫桑本焉以徇齊壘

將至齊壘以桑樹繫

車而走欲自異

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

癸

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

解張御郤克鄭立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

滅此而朝食姑且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

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

而擊鼓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

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般豈敢言病吾

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汚車輪御猶不

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

識之然子病矣

以其不識已推車

張侯曰師之耳目

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

集事

殿鎮也集成也

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

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擐貫也即就也

病未及死吾

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

師從之

晉師從卻克車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華不注山名

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

子輿韓厥父

故中御而從齊侯

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

邴夏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

之非禮也

齊侯不知戎禮

射其左越于車下

越隊也

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

請寓乘

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

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

後

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

韓厥俛定其右

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

俯安隱之

逢丑父與公易位

居公處

將及華泉驂

絙於木而止

驂馬絙也

丑父寢於鞞中

鞞士車

蛇出

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而及

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

韓厥執繫馬前

繫馬絆也執之

示脩臣僕之職

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進觴璧亦以示敬

曰

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

君地

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

無所逃隱

屬適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

士

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

敢告不敏

攝官承乏

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

丑父使公下如華

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

以免

佐車副車

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

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

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

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

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

每出齊師以

帥退入于狄卒

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迸入狄卒秋

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

師衛師免之

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

遂自徐關

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

所過城邑皆勉勵其

守辟女子

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

女子曰君免乎曰

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銳司徒主銳兵者

曰苟

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

言餘人不可復如何

乃奔

走辟君

齊侯以為有禮

先問君後問父故也

既而問之辟司徒

之妻也

辟司徒主壘壁者

子之石窳

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窳

晉

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

丘輿馬陘皆齊邑

齊侯

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

媚人國佐也甗玉既皆滅紀所

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

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

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使壟畝東

西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

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

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

言達

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

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

若以不孝令於

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不以孝德
賜同類

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疆界也理正也物
土之宜播殖之物

各從
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詩小雅或
南或東從

其土
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晉之伐齊脩
莒東行易

無顧土宜

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

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關

關

四王之王也

禹湯
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

樹立也
濟成也

五伯之霸

也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
不韋周伯齊桓晉文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役事

也
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

疆竟也

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道

詩頌殷湯布政優和
故百禄來聚道聚也

子實不優而奔百禄諸侯何害焉

言不能為
諸侯害

不然

不見
詳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

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

戰而

曰犒為
孫解

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震動撓
曲也

吾子惠

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

燼火餘木

背城借一

借於城下復借一戰

敝邑之幸

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完全之

時尚不敢違晉命若不幸則從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諫節克也

其

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

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

謂厥器

我亦得地

齊歸所侵

而紆於難

齊服則難緩

其榮多矣齊晉亦

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賦輿

賦輿猶兵車

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

而復於寡君

藉薦復白也

君之惠也敢不唯命

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

秋七月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

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

上鄆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

賜

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三帥卻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

此車所建所服之物

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

命之服

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疏

注范文子

代荀庚 正義曰宣十二年邲之戰傳稱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邵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十三年晉殺先穀當是士會佐中軍邵克將上軍不知誰代邵克佐上軍疑是荀首爲之十六年士會將中軍則林父卒矣當是邵克佐中軍疑是荀首將上軍荀庚佐之十七年士會請老邵克將中軍當是荀首佐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楚屈巫對莊王云知罃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則荀首於莊王之世已佐中軍明士會老後邵克遷而荀首代也首於邲戰尚爲大夫不應宜之末年得佐中軍故疑先穀死後代邵克佐上軍也明年荀庚來聘傳稱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則此時荀庚將上軍矣林父卒來已久不應始用荀庚故疑林父卒後荀庚即佐上軍士會老後荀庚轉將上軍故杜以爲士變代荀庚也邲戰以來趙朔無代今欒書將下軍則趙朔卒矣故知欒書代趙朔不知此時誰代欒書佐下軍也注中軍至不息 正義曰以邵克爲中軍之將言已之傷

而未絕鼓音明是法當自執旗鼓也周禮大僕軍旅田役
贊王鼓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上云齊侯親鼓則天
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衆若之至事也

正義曰卻克云余病矣言已不堪擊鼓欲有退軍之意故

責之云如之何其以身病之故欲喪敗君之大事也

援
抱而鼓 正義曰說文云援引也抱擊鼓杖也援抱而鼓

謂引杖以擊之 注居中至在左 正義曰韓厥為司馬

亦是軍之諸將也以墓之故乃居中為御明其本不當中

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須云六御以此知自非元帥

其餘軍之諸將皆御者在中將在左 注齊侯不知戎禮

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曰雖及胡者獲則取之明恥教戰

求殺敵也宣二年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為

果致果為毅是戎事以殺敵為禮齊侯謂射君子為非禮

者乃是齊侯不知戎禮也 旨肘之 正義曰說文云肘

臂節也謂左右為凶處故以肘排退之 韓厥俛定其右

正義曰言此者為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俯故不覺其

易蒸毋張蓋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

注輯士車

正義

曰周禮中車士乘棧車鄭玄云棧車不革輓而漆之考工

記與人云棧車欲奔鄭玄云爲其無革輓不堅易圻壞然

則奔者謂上狹下闊也轉與棧字異音義同耳韓殿至

以進正義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

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

此同唯無壁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

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

義晉語云靡笄之役卻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

之禮也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

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杜不

引之者蓋彼此不甚相當故也注重其至求之正義

曰剡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

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

于狄卒今知不然者以傳文三入在前三出在後若用此

說齊侯先在晉軍今入齊軍得以三入在前今齊侯既先

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
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方出無入何得云三
入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爲齊侯每出齊師以
帥屬退者每出之文別自爲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不達
此旨妄規杜失非也注媚入至所得正義曰經書齊
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即國佐也杜譜云國佐賓媚
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鄭
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甗方言云甗自關而東謂之甗知
甗是甗也下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爲之傳文王在
甗磬之閒明二者皆是玉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言
齊滅而云滅紀所得者紀侯被偪而去後齊侯收其民人
又取其珍寶此則與滅無異故爲此解蕭同至類也乎
正義曰蕭同叔子非他人是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言之
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諸侯
之母以爲信其王命何從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
親其類今輕慢其母不受同類即是違王命也奈此王命

何乎今輕齊侯之母亦是輕晉侯之母自輕其母即是不孝且告語諸侯云以母爲質是此者以不孝之事令諸侯也詩之意言孝子所以行孝不爲匱乏之道故以孝道長賜女之族類諸侯皆晉侯之類晉侯皆以孝德賜同類若以不孝之事號令諸侯其無乃非是以孝德賜同類乎責其違孝道也所引詩者大雅既醉之篇詩曰至其詠

正義曰此詩小雅信南山之篇四王至之欲正義曰禹湯文武四王之王天下也立德於民而成其同欲民有所欲上即同之東畝南畝皆順民意五伯之霸諸侯也唯勤勞其功而撫順之以奉事王命而已不攻王之制度也吾子求合諸侯以快其無疆畔之欲止求自快已欲不與民同是違王霸之政也注夏伯至晉文正義曰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豷韋爲商伯論語云管仲相相公霸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

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詩曰至害焉

正義曰詩商頌言成湯布政優優然而寬故百種福祿於

是聚歸之子實不能優寬而自棄福祿於諸侯何害言不

能為諸侯害也所引詩者商頌長發之篇 注戰而曰犒

為孫辭 正義曰士卒之勞於外師衆枯槁以酒食勞之

謂之犒師此以師拒戰非犒勞之義而亦稱犒者言以此

師衆往當待之如以酒食犒之然為孫順之辭耳 注言

字至從命 正義曰言於先字全福幸之時尚不違晉故

言亦云從也是指其實事劉炫以為齊人請戰言敵邑脫

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虛稱未然之事乖違文勢上下苟

異杜氏而規其過非也 注藉薦復白也 正義曰禮承

玉之物名為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為薦也復者報命於

君故為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為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為

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

言可用藉手矣 注上鄭至史闕 正義曰定八年經書

公會晉師于瓦此獨不書故云史闕謂舊史先闕故仲尼

脩經無之。賜三至之服。正義曰：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之服。於卿言賜於大夫，言受互相足也。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司空等皆一命者。春秋之時，其事已異於周禮。故大夫一命。注：三帥至之物。正義曰：三卿各統一軍，故總稱三帥。魯君之賜晉臣，正可知其法所得服改新以與之耳。不得特命他臣發初賜以此物。且彼若先無此物，則無由敢受。魯賜故杜以爲此三帥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之旌旗所著之衣服皆賜之也。案釋例：先路者，草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數爲差。其受之於王，則稱大杜言草路若木路者，或用草，或用木也。知受之於王，則稱大者，鄭子蟠叔孫穆子受之於王，皆稱大是也。草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故云大路。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則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王路天子車之尊。

者亦稱大故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言所建所服之物者周禮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巾車又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又云凡田冠弁服然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是韋弁冠弁劉炫以爲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義也今知不然者杜以穆叔子蟠嘗受王路故杜據而言之釋例應云受王大路之賜言先路者顧傳先路之文故也劉以爲嘗受晉君賜而規杜氏非也注晉司至侯賜

正義曰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仍有爲卿之嫌故云晉司馬司空皆大夫也明他國以爲卿晉以爲大夫也輿帥至於亞旅本是大夫官名故又云亦大夫也軍行有此大夫從者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管壘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次於御是衆大夫也無專職掌散共軍事故後言之直言受服嫌非

魚賜故云皆魚侯賜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

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

重

器備

重猶多也

樽有四阿棺有翰檜

四阿四注樽也翰旁飾檜

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

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

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

死又益其侈是棄

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若言何用爲臣

疏

注燒蛤至從葬正義曰晉語云

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鄭玄云大水謂淮也大蛤曰蜃則蜃者蛤之類也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壙之蜃鄭玄云互物蚌蛤之屬闔猶塞也將井棹先塞下以蜃禦濕也是用蜃以瘞壙也

禮檀弓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云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也不解塗車當是用泥爲車也傳言益車馬者謂用此塗車茅馬益多於常故云多埋車馬也鄭玄云殺人以衛死者曰殉言殉還其左右也言始用殉則自此以後宋君葬常用殉故謂此爲始也劉炫以爲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知不然者杜以傳用蜃炭共文故知燒蛤爲炭又且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劉君以爲用蜃復用炭而規杜氏非也 注重猶多也 正義曰重謂

重疊故猶多多爲明器也言器備者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用器弓矢耒耜斨斨區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翬

其器有共用之器有備禦之器故言器備 注四阿至王

禮 正義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

四角設椽也是爲四注椽也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

橫三縮二謂於椽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

椽上平也今此椽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

椽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榦也舍

人曰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翰在牆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棺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爲旁飾上飾也言樽有棺有則是本不當有言其厚葬譏其奢僭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四阿翰棺皆是王之禮也屨炭言用亦本不當用其屨炭蓋亦王之禮也車馬器備法得有之言益言重但譏其多耳殉則本不得然非譏其僭注若言何用爲臣正義曰言何用爲臣是不成臣也言雖有若無劉君還以爲不成臣與杜義無別而規杜氏非也

九

月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

之外

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

衛人逆之

逆於門外設喪位

婦

人哭於門內

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

送亦如之遂

常以葬

至葬行此禮

疏

哭於至以葬

正義曰哭於大門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面衛

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西面各從賓主之位婦人哭於門內謂門內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也至於三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以至於葬沈氏云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其某請事客曰寡君使其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今三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

注喪位婦人哭於堂

正義

曰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又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是喪

楚之討陳夏氏也

在宣十一年

莊

位婦人哭於堂

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

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

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文王所

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

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

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

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弑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出

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

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

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

邲戰在宣十二年

其子

黑要烝焉

黑要襄老子

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

女

道夏姬使歸鄭

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

襄老子

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

屈巫巫臣

對

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

之季弟也

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

新佐中軍

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

愛知榮也

其必因鄭而

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

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

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

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

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

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

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

使屈

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

室家盡去

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

叔跪申叔時之子

曰異

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

將竊妻以逃者也

桑中衛風
淫奔之詩

及鄭使介反幣

而以夏姬行

介副也
幣聘物

將奔齊齊師新敗曰

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

至郤克
族子

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

邢晉
邑

子反請

以重幣錮之

禁錮勿
令仕

王曰止其自爲謀也

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

固也所蓋多矣

蓋覆
也

且彼若能利國家雖

重幣晉將可乎

言不許

若無益於晉晉將棄

之何勞錮焉

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疏

周書至謂也正義曰周書康

誥之篇周公述文王之事以告康叔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巫臣既引其言乃申其意言文王能爲此行故所以造周國也務崇之謂務欲崇益道德務去之謂務欲去其刑罰天子蠻殺御叔正義曰子蠻御叔白以短命死耳似天鍾美於是致使物無兩大故亦以二事爲夏姬之罪歸吾聘女正義曰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道之云女歸鄭國吾依禮聘女以爲妻也注至邵克族子止義曰世本邵豹生莫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蒲城鶴居居生至如世本克是豹之曾孫至是豹之玄孫於克爲二從兄弟子注禁錮勿令仕正義曰說文云錮鑄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官者其事亦似之故謂之禁錮

今世猶然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

望爾也乎

武子士會文子之父

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

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

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知其不益已禍

郤伯見公曰

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也臣何力之有焉

郤伯郤克

范叔見勞之如郤

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

焉

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謗

欒伯見公亦如

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焉

詔告也樂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諱所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

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

在宣十八年

公即

位受盟于晉

元年盟赤棘

會晉伐齊衛人不行

使于楚

不聘楚

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

子重曰君弱

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二年蓋年十二三矣

羣

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

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

夫文王猶用衆況

吾儕乎

儕等

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

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

闕民

戶已責

責責責責責責

逮鰥

施及老鰥

救乏赦罪悉師王

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

右

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今二君當左右之位

二君弱皆強寇

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

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

使臧孫往

臧孫宣叔也

辭曰楚遠而又固將退

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

不敢虛受
退楚名

楚侵及陽

橋

陽橋
魯地

孟孫請往賂之

楚侵速深故孟孫請
以賂往孟孫獻子也

以

執斲執鍼織紝

執斲匠人執鍼女
工織紝織縵布者

皆百人公衡

為質

公衡成
公子

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

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

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

國之大夫盟于蜀

齊大夫不書
其名非卿也

卿不書匱盟

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匱

也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乘楚

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

君子曰位其不

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

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

暨

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暨息也

其是之謂矣楚

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

年之不宴

宴樂也

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

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

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

患
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
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
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

人同者衆也

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

疏

注王卒至之位

正義曰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車此云

彭名御戎知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軍則君當車中御

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故御戎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雖
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令蔡許二君居王

車上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下注云乘楚王車爲左右
是二君皆在車之上也 注齊大至卿也 正義曰諸大

夫盟會經賤之稱人或摠言大夫若實是國卿本合書名
者傳即顯其名氏若本是大夫不合書名者傳直言其大

夫見其貶與不貶俱當稱人故不復言其名氏此傳言齊國之大夫傳不顯其名爲非卿故也襄十六年渙梁之會經書戊寅大夫盟傳云於是叔孫豹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於時會上鄭之下有曹莒邾薛杞而小邾之大夫最處其下舉小邾而上包之此盟鄭人之下有齊曹邾薛鄆俱是大夫齊最在上舉齊而下摠之止爲齊若是卿則合言石氏此會非卿故舉齊也注匱乏也正義曰私竊爲盟盟終不固此盟是匱乏之道也傳既言匱盟以解經又目解名曰匱盟之意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此是匱乏之盟也諸侯之卿竊與楚盟而仲尼貶之言其不應背晉於責之也責諸侯之背晉是成晉爲盟主也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而私與衛侯成星瑋盟彼畏吳而竊相與盟不貶者不與吳爲盟主言其私盟可許但魯自畏吳不書其盟其情無可責也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書盟而貶其卿此所以成晉爲盟主也吳之強大始於會

鄆終於黃池凡三會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儀不典則盟神不歆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衛三國私盟可許故無貶文是也若然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彼二者皆顯與楚盟並無貶責此竊與楚盟而貶之者當僖公之時齊桓公卒晉文未與中國無伯唯彊是與雖遠共楚盟無所可責此時晉爲盟主堪率諸侯私竊爲盟心實畏晉故貶之不然諸侯之卿畏晉容可貶之楚之彊盛恒與晉敵非是畏晉卿亦貶者楚既彊盛應顯然作盟今私竊受盟不敢宣露亦是畏晉之義且成晉爲伯事須貶楚 注乘楚至之別 正義曰小國之從大國其征伐也皆自乘其車自率其軍至戰陳之時與同出力耳此二君棄已之車乘楚之乘乃爲楚王左右則是失位既失其位非復國君故信與盟會並皆不序經書楚師鄭師侵衛於時蔡許在矣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蔡許亦在也及

盟又蔡許之君在焉侵也會也盟也三事並失其位經悉不書故傳於盟下釋之明上侵衛會蜀皆失位也舊說諸

侯之貶亦書爲人杜意謂諸侯之貶不至於人故因此而又明之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則全不見經此是君臣

之別明貶諸侯無稱人之法也詩曰至攸暨正義曰此大雅假樂之篇大誓至衆也正義曰秦誓云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言大誓所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晉侯使鞏

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泆毀常王命

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

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

姓國略經略法度

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

以敬親暱

告代事而不獻因倖

禁淫慝也

淫慝爲越掠百姓取囚倖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

克能也

而不使命卿

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

未有職司於王室

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

又奸先

王之禮

謂獻齊捷

余雖欲於鞏伯

欲受其獻

其敢廢

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

之後也

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

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

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莊伯
鞏朝

王使委於三吏

委屬也三
吏三公也

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

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

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朝

疏

注三吏三公也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攢於

正義曰曲

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玄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故知

三吏三公也禮之至一等正義曰如侯伯克敵使大

夫告慶之禮則不得依獻捷之禮其獻捷之禮王待之必

重於告慶之禮鞏朝晉之上軍大夫也縱使得如獻捷之

禮亦當降卿禮一等傳言降於卿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壽以接鄰國非禮也

疏

注宋衛至禮也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

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公侯曰子傳因未葬而發在喪之例是先君未葬詞君不得稱壽以會諸侯也知非踰年得戎君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王既踰年矣猶不得稱王命臣知諸侯雖則踰年但是未葬不得稱爵以接鄰國正以王不命臣明知其非禮也辛亥葬

衛穆公

無傳

二月公至自伐鄭

無傳

甲子新宮

災三日哭

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

曷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疏

注三年至哭之正義曰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官也宣官則曷為謂之

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二傳皆以新宮爲宣宮三日哭爲得禮故杜依用之宣公以其十八年冬十月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祥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新宮禮檀弓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鄭玄云謂人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記稱新宮火者指此新宮災耳傳例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三家經傳有五字皆爲災鄭玄以爲人火雖非其義要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是其善得禮也哀三年相宮僖宮災不言哭而此言三日哭者釋例曰新宮者宣公之廟父廟也諒開始闕而遇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異於餘廟也

乙亥葬宋

文公

無傳七月而葬緩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

伐許公至自晉

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田之邑
在濟北蛇丘縣

大雩

無傳以過時書

晉郤克衛孫良夫

伐虜咎如

赤狄別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

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先晉後衛尊霸主

疏

及荀庚盟正義曰隱元年及

宋人盟于宿魯之微者及之也此言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郤犇盟皆是公自及之非臣及之也知者僖二十八年傳晉欒枝入盟鄭伯襄十一年傳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臣對君者皆君自與盟知此使來亦公自與盟也上言來聘盟又不鄭伐許無傳不書地盟於國都公親可知故不言公將帥告辭略注不書至辭略正義曰直舉國名傳無其說知是告辭略故史異文耳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

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此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冬鄭伯伐許先後並無貶責何獨此

伐偏刺之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

也

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

遂東侵鄭

晉潛軍深入

鄭公子

偃帥師禦之

偃穆公子

使東鄙覆諸郟

覆伏兵

敗

諸丘輿

鄆丘輿皆鄭地晉僑軍爲鄭所敗故不書

皇戌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許恃楚

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

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

邲之戰楚獲知

罃

於是荀首亡中軍矣

荀首知罃父

故楚人許

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

釁鼓

以血塗鼓為釁鼓

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

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

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

紓緩也

各懲其忿以

相宥也

宥赦也

兩釋釁囚以成其好

釁繫也

二

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

言二國本不爲己

王曰

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

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

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

戮其不勝任

若從君之

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稱於異國君曰外臣

首其

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

獲命

君不許戮

而使嗣宗職

嗣其祖宗之位職

次及於事

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

遇楚將帥

其弗

敢違

違辟也

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

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

而歸之

疏

注以血至釁鼓 正義曰說文釁血祭也 禮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外屋自中

中屋南面到羊血流于前乃降釁廟以血塗廟知釁鼓以血塗鼓也 然則德我乎 正義曰德加於彼彼荷其恩

故謂荷恩為德論語以德報德傳稱王德狄人皆是也 死且不朽 正義曰懷荷君恩身雖死而朽腐此恩不朽

腐也死尚不朽以示其至死不忘也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

田棘不服故圍之

僑如叔孫得臣子

晉卻克衛孫良

夫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

入虜咎如故討之

虜咎如潰上失民也

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虜咎如潰蓋

經闕此四字

疏

注宣十至討之正義曰謂赤狄餘民散入咎如之內今伐咎如者來就咎如之內討彼

赤狄餘黨然虜咎如容赤狄餘民則咎如亦赤狄矣劉炫以為虜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今知不然者以赤狄之

國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皐落氏等皆是其類並為建國假令潞氏甲氏鐸辰皐落雖滅自外猶存則是不滅者

多止應言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且伐者聲其鍾鼓討者責其罪狀以虜咎如容受赤狄餘黨故伐而討責若以虜

咎如即是赤狄之餘應取土地興兵絕滅何當唯伐討而已劉以虜咎如即是赤狄之餘而規杜非也注此傳至

四字正義曰傳言上失民也釋經潰文若經無潰文則傳無所解故疑經闕此四字釋例曰傳云虜咎如潰上失

民也今經但言伐虜咎如無虜咎如潰之文若經本無此文則丘明爲橫益經文而加失民之傳也是言知經闕之意也文三年潰逃已有例矣復發傳者嫌夷狄異於中國故重發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

荀庚來聘且尋盟

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

衛侯使孫

良夫來聘且尋盟

尋宣七年盟

公問諸臧宣叔曰

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孫子之於

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

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

夫下當其下大夫

降大國二等

上下如是古之制

也

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

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春秋時以

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

晉為盟主其將先之

計等則二人位

敵以盟主故先晉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疏

其位在

正義曰於時卻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也注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又

言衛在晉不得為次國則以衛為小國荀庚若是中卿自然當先晉矣乃云晉為盟主其將先之直以盟主先晉明

是二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晉立三軍將佐有六第三猶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

卿三是其正故定以三人為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年賜晉三帥皆以三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

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注春秋至小國正義曰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以土地之大小命數為等差也春秋之世疆陵弱大吞小爵雖不能自改地則以力外降諸侯聚會彊者為雄史書時事大小為序此事不可改易仲尼即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傳子產論晉曰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是晉有方千里者三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於晉不過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為次國其為次國者當齊秦乎十二月甲

戊晉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

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為新

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注韓厥至六軍 正義曰杜知韓厥為新中軍及上下新
軍將佐者以下六年傳云韓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時
晉更增置新中上下三軍韓厥將新
中軍名居其首故杜依名配其將佐

授玉

行朝禮

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

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翦好故云晉

君不任當此

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

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

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

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

也

疏

將授玉 正義曰玉謂所執之圭也凡諸侯相朝外堂授玉於兩楹之間於此時卻克趨進故記之

也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欲
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
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然此時天子雖微諸
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
不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
竊原馬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為將
授王遂飾成為此謬辭耳 注戎朝異服 正義曰周禮
司服凡兵車韋弁服禮玉藻記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
以日視朝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迎聘客尚以皮弁
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韓厥於時
亦皮弁也鄭立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
曰晉卻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皮弁之服十五弁白布衣
素積以為裳是

戎朝異服也

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

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

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
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

誣君子遂適齊

傳言知罃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

伯堅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夏四

月甲寅臧孫許卒

無傳

公如晉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冬城鄆

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疏

冬城鄆正義曰

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或曰鄆即負也成十

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
居者東鄆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爲公欲叛晉故城鄆
以爲備當
西鄆也 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宋共公即位

疏

通嗣君也

正義曰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

衛社稷忠信卑謗之道也其事與此一也謂君初即位聘鄰國耳在魯而出謂之始聘自外而來謂之通嗣君言彼

君嗣位以來未與魯通於此始通之也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將出

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

子曰晉侯必不免

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廁而死

詩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

以奉之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敬諸

侯則得天命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

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

睦而邇於我

邇近也

諸侯聽焉未可以貳

聽服

也史佚之志有之

周文王太史

曰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

與魯異姓

其肯字我

乎公乃止

字受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

疆許田

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

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

許取鉏任泠躬之田

展陂亦許地

晉欒書將中軍

代郤克

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

取汜祭

汜祭鄭地成皋縣東有汜水

楚子反救鄭鄭伯與

許男訟焉

於子反前爭曲直

皇戌攝鄭伯之辭

代之對

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

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

欲使自屈在楚子前決之

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側子

反名爲明年許
愨鄭於楚張本

疏

注汜祭至汜水

正義曰杜注雩陽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南汜知此

汜祭非彼二汜而以成臯縣東有汜水者以傳爲晉伐鄭取汜祭旣爲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汜水也

字書水旁已爲汜水旁已爲汜字相亂也

漢書音義亦爲汜今汜水上源謂汜谷

于趙莊姬

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傳在前年

疏

杞叔姬來歸 正義曰杞旣出之猶稱杞者雜記曰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鄭

玄云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

仲孫蔑如宋夏叔

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

梁山崩

記異也梁山在

馮翊夏陽縣北

疏

注記異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梁山崩何以

山崩無所害故爲異也

秋大水

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

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

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

嬰曰

我在故藥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

又各有能有不能

言已雖滯而能令莊姬獲趙氏

舍我何害

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

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

自告貞伯從人

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

亡乎

以得放遺為福

祭之之明日而亡

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疏

注自告貞伯從人 正義曰據告趙嬰使人故云自告貞伯從人也若告趙嬰使人不得云神福仁而禍淫

孟

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

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

野饋曰餽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疏

注野饋至大國 正義曰釋站云饋饋也孫炎曰饋野之饋也彼言野饋饋田農在野之人此言野饋饋在野行路

之人俱是在野皆以野言之謂之輝者言其
運糧饋之彼自逆女而往饋之者敬大國也

梁山崩晉

侯以傳召伯宗

傳

伯宗辟重曰辟傳

重載之車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捷邪

問其所曰絳

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

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

主山川

主謂所主祭

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

去盛

降服

損盛

乘縵

車無文

徹樂

息八音

出次

舍於郊

祝幣

陳玉帛

史辭

自罪

以禮焉

禮山川

其

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

見之

於晉

不可

不肯見

遂以告而從之

從重人言

疏

捷

邪出 正義曰捷亦速也方行則遲邪出則速楚辭謂邪行小道爲捷徑是捷爲邪出 注車無文 正義曰周禮巾

車掌王之五路皆不言車有文飾其下服車五乘孤乘夏
篆御乘夏纁大夫乘墨車鄭玄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
纁亦五采畫無珠耳墨車不畫也孤之車尚有珠約明諸
侯之車必有珠約詩所謂約軹錯衡是其事也乘纁車無
文蓋乘大夫墨車也親禮侯氏乘墨車乃朝鄭玄云墨車
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畫同也彼爲適

王尚乘墨車明此山崩降服亦乘墨車也 注舍於郊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秦伯以師敗于殽素服郊次此言

出次降服明亦次於郊也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

伯爲之降服出次注云殽正寢與此文互相見也

許靈

公愬鄭伯于楚

前此年鄭
伐許故

六月鄭悼公如楚

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

以鄭伯不直故也
子國鄭穆公子

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

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垂棘
晉地

宋公子圍龜

為質于楚而歸

圍龜文
公子

華元享之請鼓譟

以出鼓譟以復入

出入輒
擊鼓

曰習攻華氏宋公

殺之

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
龜代已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

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

辭以子靈之難

子靈園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
誅子靈焉辭為明年侵宋傳

十一

月己酉定王崩

經在歲年盟上傳在下月倒錯
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疏

注經在至衍文
下倒錯諸家之傳又悉無此言必是衍文此杜以疑事毋
質不敢輒
去之耳

正義曰傳不虛舉經文此無所明又上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二月辛巳

立武宮

魯人自董之功至今無忘故築武軍文
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疏

注魯人至後世

正義曰杜以傳稱季文子以董之功立

武宮董在二年今始立武宮故云魯人自董之功至今無

患追思董戰以為己功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廟以
告戰勝之事欲以章示後世明己之功也其意言築為武

軍又作武公之廟公羊傳曰武官者何武公之官也是立
官爲武公廟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其廟毀已久矣今
復立之以爲不毀之廟禮明堂位曰魯公之高文世室也
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言其世世不毀劉炫以爲直立
武公之官不築武軍今知不然者以下傳云聽於人以救
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丘明譏魯立武
以章武功明非徒築宮而已又宣十二年潘黨請築武軍
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武非吾功遂不敢築武軍以
明武功此則丘明譏魯章武功明亦築武軍也若其唯築
武官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官不得置稱武也劉以爲唯築
武公之官而

取鄭

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叔肝

子壬申鄭伯費卒

前年同盟

秋仲孫蔑叔孫

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

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盟

子游相

子游

公子

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

士貞

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

速不安其位且不能久

視流不端諦

流

注禮授至東過正

義曰聘禮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玄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之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也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不敵故授玉于東楹之間國君來朝尊卑禮敵且傳言東楹之東以譏鄭伯行速

明禮當授王
于兩楹之間

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

非禮也

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今魯

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

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

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

疏

注

十至譏之 正義曰服虔云鞏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官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若為禱而立可以不言禱也無驗之說故不可從 取鄭言易也三月晉伯

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

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

良夫獨
衛告也

以其辭會也

辭會在
前年

師于鍼衛人不

保

不守
備

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

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

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

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

人登陴

開說
謀故

晉人謀去故絳

晉復命新田爲
絳故謂此故絳

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

郕瑕古國名
河東解縣西

北有
郕城

沃饒而近鹽

鹽鹽也猗氏
縣鹽池是

國利君樂不

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兼大

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路寢之庭

謂

獻子曰何如

問諸大夫言是非

對曰不可郇瑕氏土

薄水淺

土薄地下

其惡易覲

惡疾疥覲成也

易覲則民

愁民愁則墊隘

墊隘羸困也

於是乎有沈溺重

隍之疾

沈溺濕疾重隍足腫

不如新田

今平陽絳邑縣是

土厚

水深居之不疾

高燥故

有汾澮以流其惡

汾水

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

且民從教

無災患

十世

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

驕佚

財易致則民驕侈

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

近寶

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爲季孫如晉傳

疏

沃饒至失也正義曰土田良沃五穀饒多民豐則國利財多則君樂其處不可失也

注監鹽至池是正義曰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物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

之名監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鹽餘鹽不名鹽也注路寢之庭正義曰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

寢聽政知寢庭是路寢之庭也沈氏云大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

爲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其路門之外朝則司士掌焉故司士掌治朝之儀治朝則路門之外每日治朝事

之朝也其庫門之外朝則朝士掌焉故朝士云掌外朝之法此是詢衆庶問罪人之處也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

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臯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

朝在雉門外注惡疾疥觀成也正義曰下云土原水深居之不疾此云土薄水淺必居之多疾以此知惡是疾

疥也爾雅訓觀為見杜以惡為疾疥疾疥非難見之物唯苦其病成耳故訓觀為成言其病易成由水土惡故也

易觀至墊隘正義曰疾疥易成則下民愁苦民既愁苦則必言羸困羸困而謂之墊隘者方言云墊下也地之下濕

狹隘猶人之羸瘦困苦故杜以墊隘為羸困也且民至利也正義曰民有災患則不暇從上無災患則從教化

十者數之小成故云十世之利也注財易至驕侈正義曰魯語敬姜云昔者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居之勞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

民莫不向義勞也敬姜此語自是激發之辭未必聖王盡然要亦有此理也大史公書稱武王克殷患殷民富侈大史公曰奢昏厚葬以破其產為其富而驕佚故設法以貧之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謹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後教為其貧而無耻欲營生以富之也此皆觀民設教故其理不同若遷都近監則民皆商販則富者彌富驕侈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致貧富者削貧而為富惡民之富乃是慈民之貧欲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注近寶則民不務本正義曰農素人之本也商販事之末也若民居近寶則棄本逐末廢農為商則貧富兼并若貧富兼并則貧多富少貧者無財以共官富者不可以倍稅賦稅少則公室貧也

六月鄭悼公卒

終士貞伯之言

子叔聲伯

如晉命伐宋

晉人命聲伯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

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前年

從晉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

與楚師遇於繞角

繞角鄭地

楚師還晉師遂侵

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申息

楚二縣

禦諸桑隧

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

趙同趙括

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武子欒書

知莊子

荀首中軍佐

范文子

士變上軍佐

韓獻子

韓厥新中軍將

諫曰

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

此蔡

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

克

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

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

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

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

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

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

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

盍何不也

子為大

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

酌取民心以為政

子之佐十

一人

六軍之卿佐

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

知范韓也

欲

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

故也

商書洪範

武子曰善鈞從衆

鈞等也

夫善衆

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

三卿皆晉之賢人

從之

不亦可乎

傳善樂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疏

子之佐十一正義曰

服虔云是時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息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注商書洪範正義曰武王克殷始作洪範今見在周書傳謂之商書者以箕子商人所陳故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魘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

也

疏

鼯鼠至免牛正義曰釋獸云鼯鼠李巡曰鼯鼠鼠一名鼯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改卜

牛下重言鼯鼠又食其角不重言牛者何休云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改卜被食角者言乃免牛則前食角者亦免之矣從下免省文也注稱牛至禮也正義曰僖三十一年傳曰牛卜日曰牲今稱牛是未卜日也免放也放不殺遂不郊也

吳伐郟夏五月曹伯來朝不

郊猶三望

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

秋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陽平元城

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公至自會無傳

吳入州來州來

楚邑淮南下

冬大雩

無傳書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

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振整也旅衆也

無弔者

也夫

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

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

有上不

弔其誰不受亂

上謂霸主

吾亡無日矣君子曰

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疏

詩曰至有定

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謝前年晉救鄭之師

為楚伐

鄭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

疏

曹宣公來朝正義曰此文及八年傳召桓公

來賜公命並無所解釋而虛載經文者釋例曰其經傳事同而文異者或告命之辭有差異或氏族名號當須互見

此蓋須互見名號故舉之也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

汜鄭地在襄城縣南

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

二子鄭大夫

囚

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

牢之盟且苦服故也

蟲牢盟在五年苦本屬齊齊服故苦從之

晉人

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軍藏府也為力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楚圍宋

之役

在宣十四年

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

田王許之

分申呂之田以自賞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

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

是無申呂也

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

晉鄭

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

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

之及共王即位

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

子重子反殺巫

臣之族子闞子蕩及清尹弗忌

皆巫臣之族

及襄

老之子黑要

以夏姬故
并怨黑要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

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

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

書

子重
子反

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

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壽夢季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司馬
法百

扎父

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
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今吳習之

與其

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前是吳常

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

楚伐巢伐徐

巢徐楚屬國

子重奔命

救徐

馬陵之

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因伐鄭而行

子重

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

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上國諸夏

疏

以兩至一焉

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

卒謂更將百人也言之者婉句耳凡將一百二十五人適

吳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

人也凡舍九乘車二十五人與吳矣發首言兩之一者爲

舍此兩之一故先言之又言卒者見巫臣所將非唯有一兩也司馬法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傳言偏不言大當是留九乘車矣唯言留一偏不見元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丘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誤本文蘇氏云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則以去時十五乘車傳不言者以舍旣稱偏明去時有車可知從省文也沈氏云聘使未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爲方欲教吳戰陳故與常不同

衛定公惡孫林

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孫良夫之子

衛侯如晉

晉反戚焉

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疏

注戚林至屬晉正義曰傳言晉反戚焉

則戚已屬晉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不言叛故解之戚是孫氏世所食邑林父出奔之後戚自從隨而屬晉非林父入而將去故不言叛也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晉欒書帥師侵

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

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

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

疏

注昏聘至之父正義曰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

華元新始告魯欲圖為昏昏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采鄭立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古禮使媒諸侯不可求媒於他國自使臣行則亦媒之義昏有六禮下達之後初有納采擇之禮既行納采其日即行問名問女之名將歸卜其吉凶也

歸既卜得吉又使使者往告謂之納吉納吉則昏禮定矣
復遣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禮士禮納徵有玄纁束帛
儷皮其諸侯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納幣以後
又有請期親迎是之謂六禮也計華元來聘之後當有納
采納吉二使二使之後乃次納幣今唯書納幣者納采納
吉其使非卿故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亡以士昏禮準
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納幣逆女二事皆必使卿行卿
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
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僕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
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亦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是
言聘女不應使卿今華元以卿將命故特書之也隱二年
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
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
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公孫壽
蕩意諸之父者

文十六年傳文

曰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曰原
屏殺之

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疏

注傳曰至稱名正義曰傳稱莊姬譖之則是

同括無罪大夫無罪見殺例不書名此並書名故解之宜十二年傳曰原屏各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而妄叨高位宜其見討今雖實不作亂從告而稱其名言從告者凡殺大夫必以其實有罪告不肯言其無罪魯史詳其曲直乃立其文故所書或從或否耳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

命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疏

注諸侯至通稱

正義曰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亦無正禮唯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明當即位即賜之命今八年乃來是緩也隱元年率咍來貺為其緩書名以譏之此亦緩也而不譏之者彼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子氏未薨而豫凶事所

失者大故特譏之春秋之時賜命禮廢唯文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死後追賜其餘皆不得賜苟以得之爲榮故不復譏其緩也且賜之以圭者爲朝而合瑞魯尚不朝天子不宜譏天子賜緩也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公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杜用彼說也賈逵云諸夏稱天子畿內曰主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令且贈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左氏無此義故

杜不從之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前五年來歸者女既

適人雖見出奔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

先謀而稱

會盟主之命不
同之於列國

衛人來媵

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
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

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

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疏

注古者至媵之
正義曰莊十九年

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是諸侯娶
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也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是夫人與媵皆同姓之國也魯衛同姓故來媵之釋例曰
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
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
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
常也辭稱卷恩不教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
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
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人倫之義既固上足以
奉宗廟下足以繼後
世此夫婦之義也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于齊季文子餞之

餞送行飲酒

私焉

私與之言

曰大

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

於齊使歸諸敝邑

用師案之戰

今有二命曰歸

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

解體

言不須肅敬於晉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

矣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

之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

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

霸主將德是以

以用也

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

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

猶圖也簡諫也詩大

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

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

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疏

注餞送行飲酒

正義曰詩大雅韓奕篇云韓

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是餞為送行飲酒也 大國至盟主 正義曰義者宜也事得其宜謂之為

義汶陽之田宜其歸魯是歸魯爲義歸齊不義大國當制其義事以爲諸侯之盟主 信以至解體 正義曰言之

有信義事乃行是信以行義事必以義命乃成就故義以成命也 杖信以行義事以義而命諸侯故小國所望而歸之懷歸也言而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是則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謂事晉之心皆踈慢也

詩曰至其德 正義曰衛風氓之篇 詩曰至言之 正

義曰詩大雅板之篇也言王者之所圖謀其事未能長遠我以是故用大道諫王行父今亦懼晉之不能遠圖而因此以失諸侯是以敢私言之私布此言即是大諫也 晉

欒書侵蔡

六年未得志故

遂侵楚獲申

申驪楚大夫

楚

師之還也

謂六年遇於繞角時

晉侵沈獲沈子揖初

從知范韓也

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

有功故傳善之沈

國今汝南平與縣 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宜有功也如流

喻 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

用善人不語助

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

鄭伯將會晉師

會伐蔡之師

門于許東門大獲

焉

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疏

楚師之還於彼言者因其今獲申驪追言六

正義曰還在六年不

年侵沈述樂書得從善之功故於此并言

聲伯如莒

逆也

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御故傳登其事而曰

夏宋公使公孫

壽來納幣禮也

納幣應使卿

疏

注穆姜之女正義曰明年季文子如宋

致女還稱宋土之樂穆姜出拜謝之知是穆姜所生之女也

晉趙莊姬為趙嬰

之亡故譖之于晉侯

趙嬰亡在五年

曰原屏將為亂

欒卻為徵

欒氏卻氏亦徵其為亂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

以其

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

孟之忠

成季趙衰宜孟趙盾

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

辟王賴前哲以免也

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

周

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

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疏

注趙武至養也

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爲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輒厠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曰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

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 夫豈至免也 正義曰此趙同趙括謂天祿之父

祖若桀紂之輩雖邪辟子孫賴禹湯之功而食天祿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

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

渠丘公立於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濼里 曰城

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虞度

也對曰夫狡焉 狡猶之人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

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

縱也 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為命 勇夫重閉況國

乎

為明年
莒潰傳

疏

注渠丘至遠里
朱卒知渠丘公即是朱也渠丘莒之邑

正義曰十四年莒子

名夷不當有謚或作別號此朱以邑名為號不知其
故何也 唯然 正義曰俗本唯作雖今定本作唯

冬

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愍其見出來歸故書
卒也若更適大夫則

不復
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

七年邾
與吳成

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

文子
士燮

曰君命

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公私不
兩成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

欲與
魯絕

燮將

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

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

則否

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疏

衛人至則否正義曰膏肓以爲媵不必同姓

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云禮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

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公至自會

無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宋不使卿逆非禮

夏季孫行父如

宋致女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晉人

來媵

媵伯姬也

疏

注女嫁至之好正義曰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二者其間並近三月禮婦入三月廟見知致女必以三月蓋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致其成婦之禮存謙敬序殷勤所以篤昏姻之好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以彼言聘而實是致女故二注皆言使大夫隨加聘問爲此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

卒

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

疏

注五同盟正義曰無野以宣十年即位此二年及

國佐盟于袤婁又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此年于蒲皆魯齊俱在是五同盟也

晉人執鄭

伯

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

晉

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無傳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民逃其上曰潰

楚人入鄆

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城中城

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

之前故傳

曰書時

疏 注魯邑至書時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文在十二月上而云書

時也即是閏月城之閏月半後即是十二月節故水昏已正而城之是得時也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

杞叔姬卒為杞故也

還為杞婦故卒

稱杞

逆叔姬為我也

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

為歸汶陽

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歸田在前年

晉人懼會於

蒲以尋馬陵之盟

馬陵盟在七年

季文子謂范文

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也

鼓強也

范文子曰

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

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

會吳吳人不至

為十五年會鍾離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

為致女
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

于鄧

為晉人執
鄭伯傳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

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
蹶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

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
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穆姜出于房再拜

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

亡人

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
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

先君猶

有望也

言先君亦望
文子之若此

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

綠衣之卒章而入

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

晉人來媵禮也

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

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銅鞮晉別縣在上黨

欒書伐鄭

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

使在其間可也

明殺行人例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陳與晉故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縶者誰也

南冠楚冠繫拘執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

楚囚也使稅之

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

召而弔之再拜

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

泠人樂官

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

言不敢學他事

使

與之琴操南音

南音楚聲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

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

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嬰齊今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

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

其舍

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

名其二卿尊君也

尊晉君也

不

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

也

敏達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

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

君盍歸之

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

成

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疏

注南冠楚冠官儀云法冠

正義曰應劭漢一曰柱後冠左傳

南冠而執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之服之即今解豸冠也古有解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角形爲

冠令觸人也

注冷人樂官正義曰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於冷官鄭玄云冷官樂官也冷氏世掌樂官而善

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冷官呂氏春秋稱黃帝使冷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

昭二十一年傳景王鑄無射泠州鳩非之是泠氏世掌樂官也周語云景王鑄鐘成泠人告和魯語云泠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稱泠人詩稱泠官是泠爲樂官之名也 注舍

其至至誠

正義曰楚王既爲君矣不言爲君時事而遠

稱大子者若言爲君時事嫌爲君隱惡或疑已在君位矯情爲善舍其當時近事遠稱大子少小者未爲君時不須隱蔽以示王性自然言其從小如此以明己之至誠無所私也禮君前臣名字則貴於名此道二鄉之名不言字是

尊晉君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

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

月六日

莒

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

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十月

八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終巫臣之言

君子曰恃

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

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

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浹辰十日也

詩曰雖有絲

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

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逸詩也姬姜大國之

女蕉萃陋

賤之人

疏

注浹辰十二日也

正義曰浹爲周币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周

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謂周甲癸十日此言浹辰謂周子亥十二辰故爲十二日也

無棄菅蒯

正義曰釋草云

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陸璣毛詩疏曰管似茅滑澤無毛羽宜爲索漚及曝尤善蒯與管連亦管之類喪服疏履者傳曰蒯蒯之菲也可以爲屨明朋如管並可代絲麻之乏故云無棄也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

此秋

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

示不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

紓緩也勿亟遣使詰晉示

欲更立君晉必歸君

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

請修好結成

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

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

疏

注上

常至故書

正義曰曲禮論卜筮云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則卜者每旬一卜傳稱啓蟄而郊則周之

三月郊之大期此云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十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僖三十一年傳云禮不卜常祀不應卜而

卜以不吉而不郊皆非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伐鄭

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其代父居位失人之禮

疏

注晉侯至之禮

正義曰如傳文知晉侯是大子也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君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爲州滿誤耳今定本作滿傳無譏文知譏其生代父位失人之禮者傳稱凡在喪公

侯曰子父喪代位尚不稱君生代父位譏之必矣傳言立大子以爲君若其不譏則不須此傳是顯其譏之意齊

人來媵

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孺卒

六

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疏

注六同盟正義曰孺以宣九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元年于赤

棘二年于表婁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晉俱在是六同盟也

秋七月公如

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芻如楚

糴芻晉大夫

報大宰

子商之使也

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

命也

晉命衛使侵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

改立君之謀

三

月子如立公子緡

子如公
子班

夏四月鄭人殺緡

立駘頑子如奔許

駘頑鄭成
公大子

欒武子曰鄭人

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

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

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生立子爲君此父不
父子不子經因書晉

侯其
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鐘

子罕穆公子襄鐘
鄭襄公之廟鐘

子然

盟于脩澤子駘爲質

子然子駘皆穆公子笑
陽卷縣東有脩武亭

辛巳

鄭伯歸

鄭伯歸不書
鄭不告入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

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厲鬼也趙氏之先
祖也八年晉侯殺

趙同趙
括故怒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

桑田
晉邑

巫言如夢

巫云鬼怒
如公所夢

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言公不得
及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

之

緩醫名為
猶治也

未至公夢疾為二醫子曰彼良

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

之下若我何

育膏也心
下為膏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

不至焉不可爲也達公曰良醫也厚爲之

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

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爲公田者饋人爲之召桑田巫

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

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

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疏**注厲鬼至故怒正義曰

鬼怒言殺余孫不義必是枉死者之祖也景公即位以來唯枉殺趙同趙括故知是趙氏之先祖趙氏先祖其人非

一鬼不自言其名未知誰之鬼世本云公明生趙夙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則括之祖公明是也服虔又以爲公明之鬼凡爲疫厲之鬼皆妖邪之氣未必真是彼人故杜不復指斥注育萬也心下爲膏正義曰此賈逵之言杜

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爲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腦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爲釋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膏改易傳文而規杜

氏非也叔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禽叔

弟申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

不令乎言叔申爲忠不疏注叔禽叔申弟正義

俱死當是坐其兄弟知是弟也忠爲至令乎正義曰言叔申忠誠爲此令善之德施之於鄭伯施非得其善人

猶尚不可何況不有令德者乎言令德者往年公孫申曰
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是也

秋公如晉

親吊非禮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

芟未反

是春晉使糴芟至楚結成晉謂魯二於楚故留公須糴芟還驗其虛實

冬葬

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

書諱之也

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八

修職耶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